

当搞笑和商业频繁作为定语出现在“戏剧”之前，舞台喜剧便被蒙上了一层想当然的面纱，已经运营“大道”十多年的陈佩斯颇有感触，“剧目遴选是最艰难的，国有院团和大导演一般请不动，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都有一个思维定式，认为贴上喜剧的标签好像就低了，这其实都是误解。真正的喜剧需要巧妙的逻辑架构和语言设计，我自己30年喜剧生涯，前18年都是盲人摸象，喜剧是一门理论，不是一个包袱、一个噱头，不是笑一笑那么简单”。

# 只是笑一笑 难撑“喜剧”旗号

## 喜剧创造过亿产值 源头仍是瓶颈

从2001年起，陈佩斯创办的大道文化开始进军舞台剧市场。同年11月，《托儿》问世，十年来该剧在全国巡演了223场，观众多达25万人次，创造了近5000万元的票房神话。随后，陈佩斯又陆续推出了《亲戚朋友好算账》、《阳台》、历史喜剧《阿斗》、互动喜剧《老宅》和法国喜剧《雷人晚餐》。其中，《阳台》因塑造了一群善良勇敢的民工形象而受到普通观众的热烈欢迎。

迄今为止，大道文化已经先后推出6部舞台喜剧和1部音乐剧，由陈佩斯领衔演出的场次为445场，吸引了约60万观众走进剧场，共创造了1亿多元的产值收入，其公

司也实现收入5000多万元。十多年来，陈佩斯将舞台喜剧带到了全国70多个城市。

在今年6月发起的“京禧原创喜剧剧本征集”活动中，主办方共收到完整剧本67部，故事梗概13份。陈佩斯为候选作品担任“剧本医生”，参与剧本的评选修改。陈佩斯感叹，文化创意最困难的就是创意这一块：“喜剧剧本要深耕，现在的人都浮躁，坐下来写剧本得很困难。每年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报考表演专业的成千上万，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，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。”

## 从实践走向理论 玩出喜剧吸引力

从人类为什么会发笑的生理反应探究喜剧的动机；从南戏戏文追根溯源喜剧的传承脉络；从生产喜剧到培训喜剧的生产者，陈佩斯的喜剧理想近几年如他所愿地从实践走向理论。

为多角度把脉喜剧艺术创作，深层次地发挥评论监督的导向作用，共同探寻喜剧艺术良性发展之路。就在不久前，首届中国喜剧高峰论坛在陈佩斯的倡议下顺利开幕，集中舞台喜剧的创作、制作、市场、评论、研究、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两岸三地业内专家与会。以舞台喜剧为主轴，将视角集中在喜剧艺术的根本——创作领域，力图发现、探讨喜剧之源。

在香港舞台喜剧之王詹瑞文的创作过程中，“玩”是

一个贯穿始终的词汇。在他看来，“喜剧创作不能只是认真，而是要认真地‘玩’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吸引力的东西，有些作品很认真，但却缺少好玩的灵魂”。

“我们摸索了很多年的所谓喜剧方法其实自古就有。”陈佩斯称，“1983年底创作1984年春晚小品时，马季、姜昆等人给了很多有益的经验，甚至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，当时有些我们还不理解，但后来从演出中观众的反应，发现他们的意见是对的。很多年我们都在寻找所谓的喜剧方法，但其实从南戏《张协状元》戏文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之前遵循的方法其实自古就有，比如戏弄权贵。规律不可逃避，不同的创作只是换故事而已”。

## 观众“绑架”创作 艺评缺失恶果凸显

喜剧，以其独有的亲和、放松、减压功效，往往被想象成演出市场“最好赚钱”的项目。“与其说是观众在追喜剧，不如说喜剧在追观众。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必是好事。”著名编剧束焕告诉北京商报记者，“现在的好多喜剧创作，演员其实是被观众‘绑架’，‘砸现挂’的东西观众特别认，一波又一波的鼓掌，导致你不需要人物结构，讨好他们就可以了”。

这种追逐让喜剧创作者们难以安下心去做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东西。永远在重复逻辑弱、故事整体涣散、人物形象模糊等基本的、同样的错误。

“每一个新的喜剧人才冒出来的时候，因为需要经过市场的考验、需要面对观众的反馈，可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。‘笑料’是最重要的，从最后积淀下来的东西，你

发现喜剧在继续往前走，还是回到最简单的命题，又回到在大学里书本上学到的东西。这些东西让我们做喜剧的时候，会对曾经藐视的东西重视起来。”束焕说。

只靠喜剧人自己的体会见效太慢，不断试错、不断重复，这就需要有更加完备的喜剧艺术评论。陈佩斯坦言，“目前，老百姓对于快乐的追求、对于喜剧的需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。但是喜剧创作的困难又给了我们很大的挑战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台，去互相交流、互相学习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喜剧作品。现在很多的喜剧从业者还在重复我们当年的‘黑暗’摸索，究其根源都是业内多年来缺失探讨切磋，没有建立正常、健康的批评环境和舆论氛围所致”。  
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/文 胡潇/制表

(上接G1版)

# 昆曲火了，拿什么来延续

## 跨界尝试 极力与年轻人沟通

古典美学带来的距离感或许是昆曲融合年轻人的一大障碍。已演了100多场杜丽娘、北昆当家花旦魏春荣对此格外地有体会，“《牡丹亭》是一出非常不好演的戏，因为它没有大悲大喜，全都是含而不露的，需要演员一点一点展现给观众。如果表演过火了，就不符合杜丽娘的性格特征，可是如果表现得不够，又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。杜丽娘是一位追求完美主义的女性，但她的渴求受到了外界环境的压抑。在演出的时候，演员既要入戏，又不能忽视与观众的交流。好的演员应

该像一块磁石，把观众带进戏的情境里”。魏春荣说。

而在魏春荣看来这正是昆曲的魅力所在，“我觉得昆曲是一种接近于完美的戏剧，它的台词、唱腔、服装、扮相和表现形式等都是唯美而丰满的。可是，现在昆曲好像成了‘阳春白雪’，很多人都不太了解，听众也只是局限于老人、大学生和一些外国人。所以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使更多的人了解、喜欢昆曲”。

就在京城《牡丹亭》热演的同时，第十二届摩纳哥国际电影节传来好消息：中国昆曲电影《红楼梦》连中三元，获得

本届电影节惟一最高荣誉“最佳影片”天使奖，同时还获得“最佳原创音乐奖”和“最佳服装设计奖”。评审团主席Zeudi Araya Cristaldi给出了如下获奖理由：“昆曲电影《红楼梦》用现代电影手法，将600多年的中国昆曲和200多年的中国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完美融合，影片构思新颖，演员表演朴素无华，昆曲唱腔形神兼备，影片服装美轮美奂，音乐凄美动人……”

让年轻人走近昆曲，让昆曲撬动年轻市场，已经成为昆曲名家们的心声。套用《牡丹亭》中的一句唱词：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  
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

